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特辑 2

没有侧翼的战线
前线后面的战线

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特辑 2

没有侧翼的战线

前线后面的战线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3 北京

С.Днепров
фронт без флангов

С.Днепров
фронт за линией фронта

内 容 说 明

收入本书的两个电影剧本《没有侧翼的战线》和其续集《前线后面的战线》，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故事。故事叙述德国法西斯军队绕过了一个从前线退却下来的红军支队，支队以麦林斯基为首的司令部，领导开展了敌后的游击战，派人渗入敌人内部，同时和打进来的奸细展开了曲折迂回的斗争。

剧本作者谢·第聂伯洛夫（即茨维贡）原为教师，1939年到克格勃的地方机构工作，战后又回到克格勃，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。由于他屡立“功勋”，曾多次得到各种勋章和奖章。1982年去世。

（内部发行）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特辑2

没有侧翼的战线 前线后面的战线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10⁵/8 插页：2 字数：170,000

1983年3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,6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01

定价：0.82元

目 次

没有侧翼的战线……………〔苏〕谢·第聂伯洛夫著（1）

冯由礼译

前线后面的战线……………〔苏〕谢·第聂伯洛夫著（141）

冯由礼译

没有侧翼的战线

【苏】谢·第聂伯洛夫著

冯 由 礼 译

一架飞机的十字形黑影，掠过战火弥漫的大地。

从飞机上可以看到燃烧着的村庄，被炸得千疮百孔的田野……

一纵队沿着道路行进的人……

沿途是被摧毁和抛弃的技术装备……

在机翼下面，渡口处战火犹酣……渡口前面的田野上，炮兵向进攻的德寇坦克纵队猛烈轰击……排射出的火光和四面开花的炮弹耀人眼目……燃烧的坦克喷出炫眼的火焰……

渡口受到飞机的攻击……宽阔而平静的河面，被炸得满目疮痍……

苏联的歼击机冲进敌军轰炸机的队形……展开了一场空战……

远处，燃烧着的城市中教堂的圆顶闪闪发光……太阳穿透了遮住地平线的烟雾。

一队士兵迈着疲惫的脚步走在一条宽阔的林间道路上。他们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白纱布上血迹斑斑。

这里什么人都有！

有骑兵，也有步兵；有坦克兵，也有炮兵。

有裹着包脚布的，有穿靴子的，也有拄着拐棍的。

马匹费劲地拉着重载。车轮发着吱吱的响声，缓慢地在车轴上转动着。大车上驮着伤员。

双套马牵引着轻炮。两个士兵搀着一个受伤的同志向前走。一个少校大步地走在纵队的前面。他身材高大，膀阔腰圆，头发又黑又浓，但两鬓已经开始发白。他的腰带上插着一把没有枪套的毛瑟枪，皮带上挂着军用望远镜，腰带两侧挂着两颗椭圆手榴弹。军上衣上别着一枚荣誉勋章。深色的小胡子衬托着他那黑黝黝的面孔。风吹日晒、疲乏劳累和满面灰尘，使得他的脸色更加黑了。这是麦林斯基少校。

地平线上，一片明亮的、几乎是白色的火焰直上云霄，把远处教堂的圆顶照得奇形怪状。滚滚黑烟遮住了远的地平线。

纵队进入树林深处，走得越深，远处的炮火声就越瘖哑。

一片长着向日葵的田野，一条树林边的道路。白天。初秋。

一群面无人色的孩子、妇女、老人和士兵，沿着田野狂乱地、几乎是魂不附体地奔跑着。

……一个神父也在奔跑。他的一把灰胡子迎风乱舞，他穿的长袍还绊手绊脚的……在他们耳边，响起履带的轰隆声，机枪的扫射声，以及坦克炮的轰击声。

侧面上画着法西斯卐字标记的三辆坦克，碾压和射击着逃难者。他们这时已经与退却的苏军战士的纵队混在一起了。在道路的侧面，行驶着一队载着炮弹的卡车，还有一队骑着摩托车的德国兵。坐在弹药箱上的德国鬼子，看着坦克如何把一些人碾压进地里去。

眼看着一个年轻的战士就要跑到树林边上来了，一辆坦克追赶着他，两者之间的距离在无情地缩小……

……突然，一声爆炸，急驰的坦克一下子停住了，象个火炬似地燃烧起来，炸得泥石乱飞。

从树林里驶出一辆苏联T—34型坦克，向德军坦克猛冲过去。它从正面接近敌军。一声炮响，第二辆德国坦克在原地转动着燃烧了，冒起一股浓烟。

另一辆德国坦克开炮射击，炮弹在爆炸。T—34迎面冲来，按之字形向前急驶。

树林里发出机枪的连射，响起步枪的射击声。

德国鬼子东窜西跑，力图躲在逃难者的背后。三个德国兵驾驶着带挎斗的摩托车朝向日葵地里驰去。机枪的火力把他们射中了，摩托车翻倒在地，燃烧起来……

人群的喊叫声平息下来了，有的逃难者卧倒了，有的

藏在树丛中，有的就在原地呆立不动，观望着战斗。麦林斯基队伍中的一些战士，从树林里猛扑出来，支援自己的坦克。

……退却的士兵们镇静下来了……有些跟在T—34后面往回冲，边跑边射击。一名小战士用刺刀结果了一个从燃烧的坦克中逃出来的德国兵。

第三辆德军坦克没有迎战，向回逃窜，还断断续续地射击着。

T—34冲进卡车纵队，用正面冲撞，毁掉了一些卡车……德国司机和士兵四处逃散……坦克上的机枪不停地扫射。装着炮弹的箱子，接二连三地爆炸……一个德国士兵掷出一束手榴弹……一声爆炸，火焰……泥土飞扬……在硝烟中，T—34消失不见了。

尘埃落在道路上，灰烬被风吹散，两辆德国坦克还在微微冒烟。T—34也停在曾发生爆炸的那个地方。它的履带板断了，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。装甲上的油漆烧焦了，它上面书写的口号只剩下了“打死”二字。

野草烧焦了，路旁的小松树更烧得黑糊糊的。

帕维尔神父在乡间的土路边上挖开一个墓穴，这就是不久前德军纵队走过的那条道路。旁边躺着一个苏联坦克手，他穿着烧焦了的工作服，双手交叉在胸前。

我们的战士纷纷走了过来。麦林斯基支队中的士兵和

那些与逃难者一起在大路上退却的士兵，都混在一起了。和他们在一起的，有一个年轻的浅黄头发的中尉——别特连柯。

一个年纪轻轻的小战士走到帕维尔神父跟前，正是T—34的出现才救了他一命。他默然无声地拿过神父手中的铁锹，敏捷地把土块掷在坑外。

别特连柯在死者身旁停下来，然后向帕维尔神父转过身去。

“算了吧，老爷子……能把所有的死人都埋葬吗？”他说。

帕维尔神父默默地瞧了他一眼，略带迟疑地回答：

“所有的我埋不过来，可是我要把他埋葬，并且记住这个地方。我还会讲给大家听——那个时刻是会到来的，这儿埋着一位英雄坦克兵。他没有象某些人那样，在德国鬼子面前逃跑……”

士兵们难为情地低下头去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老爷子，你少说两句吧……”别特连柯皱着眉头回答，“你这不是赶集。”

麦林斯基少校走了过来，紧跟着他的是谢列金大尉和政治指导员阿里也夫。他们注视着别特连柯。他赶快戴上了船形帽，举手敬礼，报告着：

“连长别特连柯中尉！”

“中尉，你是哪一连连长？你的人呐？”麦林斯基

问道。

“在这儿……”别特连柯不知所措地环顾了一下。

“让你的战士列队！”少校命令着。

“是！”别特连柯不很情愿地回答，然后响亮地喊道：“九团六连！集合！”

小战士把铁锹交还给神父，跑去集合。

帕维尔神父朝那些跑来跑去的人看了一眼，然后，向手掌上啐了一口唾沫，又挖了起来。

女护士齐娜走到麦林斯基面前。

“少校同志，拉伤员的大车不够用。”

麦林斯基转向阿里也夫说：

“指导员同志，要给伤员腾出一部分车来，也要把牺牲的人埋掉。”

阿里也夫问：“弹药怎么办？”

“把弹药分散给每个战士。”

“是。”阿里也夫清楚地回答。

“连队，立正！”别特连柯雄赳赳地命令着，同时又瞟了齐娜一眼。

麦林斯基和谢列金在别特连柯的陪同下，从队列前走过去。

“你们的武器在哪儿？”少校问一个战士。

战士不知所措地踌躇起来。

“你们的武器在哪儿？”少校又问另一个战士。

“丢掉了……”这个战士低下了头。

别特连柯试图替士兵，同时也是为自己辩解：

“遭到了偷袭。我们毫无准备……”

“您甚至没有设法组织抵抗！”少校严厉地说。

别特连柯仍企图为自己辩护：

“只剩下了半个连，我们的团也不晓得哪里去了，我能做些什么呀，少校同志？我们在包围中啊！”

“别说啦！”少校嫌恶地命令着。

麦林斯基避开了别特连柯，转向士兵们：

“士兵同志们！在艰难时刻给了我们武器，是为了让我们保卫祖国不受法西斯的侵略，但是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，却丢掉了武器，这同时也就丢掉了红军战士的荣誉。你们考虑一下我的话，并且作出结论来。”

队列中的战士兴奋起来了。

麦林斯基对谢列金说道：

“您把人分到各排里去……”

“是！”谢列金回答。

“把中尉派到阿尔乔莫夫的连里——当排长。以后再看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是，少校同志。”谢列金回答。

“向右——转！齐步——走！”

当别特连柯的连队离去的时候，帕维尔神父来到麦林斯基面前。

“指挥官同志！”帕维尔神父说。“能给我一支枪吗？”

“您？对不起，您是谁？”麦林斯基问。

“我是个神父……帕维尔神父……或者就叫我帕维尔·伊万诺维奇·沃洛比约夫……我本来是到东方去的，但是我的心冷酷起来了。我要放弃我的圣职，请收下我当兵。”

“为了您愿意拿起武器来，要感谢您，帕维尔·伊万诺维奇，”少校说，“但是，不仅仅是步枪可以当作武器……您想一想。您如果能帮助那些被战争弄得家破人亡和心神不定的人，那将是很需要的。对体弱病残者，要安排棲身之处；对忠诚的人，要掩护他们避开敌人。您可以比用步枪进行更多的帮助。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来敲您的门。也许，我们也会有什么人去跟您通个消息，您会接受吗？”

“我等着您的消息……”

“那就好了。祝您一切平安，沃洛比约夫同志。”麦林斯基微笑了一下。

“我也要谢谢您，”帕维尔神父说。“千万不要……”他讷讷起来，挥了一下手。

麦林斯基走向树林去追赶自己的队伍，路上只剩下了帕维尔神父孤零零一个人。他温厚地看了看走去的少校，然后缓慢地沿着这条道路走去。

以少校为首的这队士兵，继续沿着林间道路向前行进。少校走到路边上，让队伍从他身旁走过去。有的人垂头丧气地拖着脚步走；另一些人看到少校，挺起了腰板；第三种人，目光里充满了希望：他们相信这个人会率领他们摆脱困境。车轮吱吱地响，大车在坎坷的林间道路上颠来颠去，伤员轻声地呻吟着……

树林。看林人的小木房和院子。早晨。

……一只野兔在林子里奔跑，一下子却遇上了一个人的眼睛。兔子竖立起来了。它晃了晃耳朵，侧目看了一眼，就一下子窜进树丛里去。那个人继续向前爬去。他穿着水兵的呢衣，个子不高，但很结实，象铁铸的似的。海军帽上的字迹说明他属于黑海舰队。他的军衔是海军准尉。这是瓦库连丘克。

他在林边上隐藏起来，眼睛盯着树林的守卫室。在房子旁边，几只母鸡不慌不忙地走来走去。稍远一些，一条拴着的母牛在吃草。台阶旁，一条长毛蓬松的狗在晒太阳。一个戴着白色头巾的老太婆，往一条绳子上晾衣服。在台阶上，一个七岁左右的男孩子，正在和一只狗崽儿玩耍。

瓦库连丘克站了起来，从林边空地上跑了过去。狗汪汪地叫了起来，老太婆和男孩子警觉地瞧着水兵。

“你找谁，孩子？”老太婆问。

瓦库连丘克环顾了一下。

“就算是找您吧，老大娘，”他说道。“可以进去吗？”

瓦库连丘克走进房子。老太婆和男孩子也跟着走进来。在这相当狭窄的屋子里，在炕边上，坐着一个八十来岁的高个子老头儿。

“您好！”瓦库连丘克说。

“您好！”老头儿拘谨地回答。

瓦库连丘克走到一个装着水的水桶跟前，桶里漂着一个水舀子。他舀了一些水喝，然后瞧了一眼老头儿，又向周围看了看。在一张床上方的墙上，挂着两张青年人的照片。他们都穿着红军军装。靠下一点，挂着一把吉他。他走到床前，打量了一下照片，又抚摸了一下琴弦……

“是您的儿子，老大娘？”瓦库连丘克问道。

“我的儿子！”老太婆自豪地回答。“他们在哪儿，我的亲骨肉？……”她叹了一口气。

老头儿慢慢站了起来，他伸出双手，向瓦库连丘克——是向着他的声音——走去，摸了摸他的肩膀。

“您呐，是干啥的，象是当兵的？”他问道。

“是当兵的，老爷子，当兵的。”瓦库连丘克含糊地回答。

老太婆指着男主人说：“他太老啦，两眼瞎呀。”接

着又对老头子说：“他是水兵，老爷子，是个水兵。”

老头儿说：“请问，您呐，您是给谁打仗的？”

瓦库连丘克说：“黑海水兵还能为谁打仗？我为苏维埃政权打仗，老爷子。”

老太婆走到火炉前，用炉叉把一小锅土豆端在桌上。

“吃吧，孩子。”

瓦库连丘克用手抚弄了一下男孩子的头发，问道：

“您的小孙子？”

老太婆温厚地微笑着说：“小孙子。”又对着男孩子说道：

“快往地窖里跑一趟，拿一壶牛奶来。过来，孩子，坐下。”

“谢谢，老大娘。这孩子叫什么？”

“米舒特卡。”

米舒特卡从长凳上跳下来，跑到屋外去了。瓦库连丘克在桌旁坐下。用一把芬兰刀从铁锅里叉出一个热土豆来。老太婆把一把大葱和一块面包也放在了桌上。米舒特卡拿着一壶牛奶跑回来了。

瓦库连丘克一边吃着烫嘴的土豆，一边问道：

“德国鬼子来过吗？”

“到村里去过。我们这儿，一时半会儿地还得到上帝的保佑呢……”老太婆回答。